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 第二十七回 一道旨調去兩廣督 十萬金再沉九命冤

卻說黃知縣跟了焦按察、劉太守，進了簽押房，見了孔制台，行過常禮，分賓主坐下。孔制台問黃知縣道：「梁、凌那一案，貴縣審過幾堂？可有個確實口供？」黃知縣見問，先漲紅了臉道：「卑職只問過一次，卻有譚村耆民，來案具保，說凌貴興是安分讀書之人，當堂保釋了，現在比差緝盜。」孔制台又問劉太守道：「這個案曾到貴府裡告過？」劉太守道：「卑府曾經親自提審，準情酌理，凌貴興是個納監讀書之人，同天來又是個姑表至親，縱有不睦，何至於下此毒手？而且凌貴興是譚村的一個富戶，哪便結識起強盜來？天來的見證人，又只是一個流丐，似乎不能憑信。」焦按察接著道：「此等無業游民，專門唆攬訟事，最是可惡！」孔制台道：「三位的意思卻都與兄弟不對，或者這個是兄弟的偏見，也未可知。蕭中丞近來又病了一個多月，聽說還不曾好，不知他怎麼辦，這個案也曾到撫院去告來，兄弟昨夜間出點頭緒來了。」說著叫人去帶喜來來，不一會帶到了。孔制台道：「喜來，你昨夜的口供，都是真的麼？內中可有謊話？」喜來道：「句句都是真的，不敢撒謊！」孔制台道：「你照樣再說一遍。」喜來看見座上有三個官，不知是甚麼官，左張右望，不敢開口。孔制台道：「你只管講，不要怕，」喜來無奈，只得又把昨夜所供的話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孔制台卻拿著昨夜寫下來的那張底子，對他的話。聽得焦、劉兩個，只是詫愕，黃知縣更是如芒刺背。後親聽到喜來說送一千金子的活，猶如青天起個霹靂一般，嚇的手腳都冷了，幾乎未曾把大小便都嚇出來了。喜來供罷，孔制台叫人把他帶了下去，對著三人道：「三位想都聽明白了，兄弟昨夜問他，又沒有動刑，可見得不是刑逼的。請教這個重案，應該怎樣辦法？」焦、劉兩個，不覺面面相覷，黃知縣更出位請參，孔制台道：「貴縣放心！此等重案，本來要出奏的，就是全案案卷，也要咨送刑部。等到結案出奏時，少不免要逐條敘出。就是蕭中丞那裡，兄弟也不敢回護，只聽皇上的旨意和部議罷了！」說罷，舉茶送客。三個人只得起身辭出。孔制台便下了一個札子，委了一個候補道，到發審局，會同一眾發審委員，審問此案。一面把一千人犯，押送到審局去。

卻說貴興的侍妾楊氏、潘氏兩個，見丈夫被捉，嚇得沒了主意。此時家中沒有一個男子，便是兒子應科，也捉去了。只得商量定了，留潘氏看家，楊氏趕到省城三德號裡，叫一個夥計，去請李豐來商量。楊氏當面見了李豐，求他設法，李豐道：「空口說白話，是不中用的。」楊氏道：「這個自然！說不得要用錢，用多用少聽憑李老爺做主就是了。」李豐聽得，便去找著兩個發審員商量。嚇得那發審員，把舌頭伸了出來，縮不進去；原來他們都受過孔制台的面囑，說：「此案自始至終，都是賄成。今番你們承審，怕不免還有人來關說，可不准受絲毫賄賂，倘查出了，要嚴參的！」況且孔制台又親自問過了喜來的口供，存了底子的，如何敢受？李豐無奈，又去尋著了孔制台的妻舅高全，許下十萬銀子，求他設法。高全道：「別的事情，都可以辦得，只是這件事，格外嚴厲。近來天天傳見發審員，問這件事，查看口供，稍微不對的，都逐條駁正。聽說已有兩個供的對了，哪裡還好說話？」李豐道：「姑且去碰碰看如何？」高全道：「莫說十萬，就是一百萬，我也不去碰這個釘子。」李豐道：「這個案子，倘使認真辦起來，連舍親蕭中丞，也有點不便，只求制軍看同寅面上，從這個上面說起，便沒有痕跡了。」高全道：「他看什麼同寅面上！從前康熙年間，皇帝去謁『聖廟』，要開中門，他還不肯呢！」李豐聽了，不由發急，對高全跪下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只怕我將來也要帶累在裡面。此刻不說貴興的事，高兄，你只算是救我，只要事情辦妥了，如果十萬不夠。那怕再添些！」高全連忙扶起來道：「這是認真的辦不到，並非有意居奇。李兄既然如此，待我姑且去碰碰就是了！」李豐大喜拜謝。

當日高全等到孔制台事暇時，便去談天，閒閒的提起這件事。孔制台已經覺到，便冷笑道：「我想不到凌貴興的神通，有這般大，居然托到你在我面前嘗試！我見廣東的貪官污吏太多了，將來這個案，我連過付贓銀的也要辦他一辦，你莫非開個名字上去麼？」嚇得高全閉口無言，只得退出。

過了兩天，那候補道來銷差，說全案人犯都畫了供了，只有熊阿七、尤阿美、簡勒先三個，不曾獲案。又審得簡勒先是番禺縣差，黎阿二是臬差，孔制台立刻下了札子，叫兩首縣火速緝捕熊、尤、簡三犯，限日到案。正在發落時，忽然接了一道上諭，因為山東黃河決口，要孔制台即刻馳驛前去督工修理，所有兩廠總督印信，著交與蕭撫院署理。孔制台不敢停留，即日料理交卸動身。因想起省中各官，都是受過貴興賄賂的，交了出去，恐怕他又去弄手腳，因加了一道札子，將全案人犯，解到肇慶府寄監。交代說：「等人犯齊了，即刻定罪處決！」又交代兩首縣，捉獲了三犯，即移送肇慶府歸案辦理。一一交代明白，方才請蕭中丞來接了印，立刻起馬動身。

卻說簡勒先在肇慶，專走私鹽，打聽得凌貴興的案子發作了，也自害怕。後來又聽得全案都送到肇慶來，也不知是甚麼意思。自己走到府監裡，用了幾個小錢，去探望貴興一眾人等。貴興大喜道：「簡兄來得好！你在這裡多年，或者可以同我設個法。此刻不論錢多少，只要能翻過案來，那怕十萬二十萬，務求從速設法！」宗孔道：「簡大哥！你可憐我被那昏官，夾得幾乎跟了張鳳去，此刻腳上還痛呢！你如果救得我出去，我供你的長生祿位！」爵興道：「老表台，你禁聲！這是甚麼事，好這般大驚小怪的！」宗孔道：「你不要和我說，我們好歹還捱上兩夾，不象你枉做了『賽諸葛』，足智多謀的，只喝得一聲打，便連忙招了。要不是你招供在前，我們此刻還沒有招呢！」貴興道：「不要爭了！簡大哥，你去打聽哪裡有好傷藥，給我們買點來，我們一個個都受了傷了。可恨那昏官，因為我不肯招，燒紅了一張鐵板要我站上去，此刻我兩隻腳心，都潰爛了，寸步難移呢！」宗孔道：「傷藥我也要的，只有老區用不著。」爵興道：「簡兄快到外面去打點，幸得人犯未齊，不然，這個案早就結了。這也注定我們有救的。旁的事都可以慢，只有這件事要緊。就是簡兄在這裡出入，也要細心！」簡勒先點頭答應，作別而去。

他心想這件事情重大，要尋一個妥當人商量，一直走到鹽廠裡，尋著一個杜師爺。原來他們做私鹽的，都與官鹽廠的司巡通聲氣，所以勒先認得這麼一個人。當下勒先見了杜師爺，便問道：「師爺，這兩天沒有到府裡去麼？」杜師爺道：「有兩天沒有去了，我不定要到瓊州去呢。」勒先道：「為了甚事，要到瓊州？」杜師爺道：「聽說雷瓊道將近滿任，本府打算要謀升呢，我不就跟他去麼？」勒先道：「不知幾時可去？我也來給師爺餞行。」杜師爺道：「早呢，謀的人也多，只看誰的錢多，就誰去罷了。這裡也不過這麼想，打點的錢還不知在哪裡呢。」勒先乘機便道：「錢倒不愁，只要本府大人肯用。」便把貴興一案，大略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他此刻十萬八萬都肯出的，只要翻過案來！」杜師爺沉吟道：「我們做中的好處呢？」勒先道：「他這個人很爽快的！此刻雖然不曾說多少，事情辦妥了，少了他也拿不出來。」杜師爺道：「且等我找舍親商量去。」勒先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就要早點去幹妥了。」杜師爺答應了，勒先便辭了去。

原來這個杜師爺名勤，是本府幕友徐鳳的親戚。徐鳳跟著這一位連太守，到肇慶府任，杜勤便投奔肇慶，求徐鳳謀事。此時一切都已位置停當，無可安插，徐鳳才轉求了連太守，薦他到鹽廠裡來。當下杜勤到府署裡，尋找徐鳳，說知緣委。徐鳳道：「這個案子是由孔制台交下來的，恐怕難辦。」杜勤道：「只要說得動聽，怕他不依！」徐鳳道：「你且說怎樣說得動聽？」杜勤道：「這個案要依了孔制台辦下來，省城的官，是經過手的，都得帶著著。內中還有一個蕭撫台，孔制台親自辦了，是沒得好說的。此刻他一個知府，怎麼和撫台對起來？並且孔制台到山東去修理黃河，這個是著名的苦差，辦不得法，便要得處分，說不定革職充軍。試問極力辦好了，卻向哪個討好？」徐鳳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我試試說去，你明日來聽信。」杜勤辭去了。

到了明日，果然又去聽信。徐鳳道：「說便說妥了，只是要見了銀子才好辦事。」杜勤得了這個信，便去找勒先，勒先得了信，便去告知貴興。貴興大喜，就叫勒先星夜到譚村去取銀子。

不知銀子取來後能翻案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